

《西游记》，又名《西游释厄传》，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。此书



描写的是孙悟空、猪八戒、沙和尚保护唐僧西天取经、历经九九八十一难的传奇历险故事。



《西游记》成书于16世纪明朝中叶，自问世以来在中国及世界各地广为流传，其中「大闹天宫」「三打白骨精」「火焰山」等故事尤其为人熟悉。

《西游记》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，译名也有多种。



《圣僧的天国之行》《一个佛教徒的天国历程》《猴》《猴王》《猴与诸神魔历险记》。

西游记

(下)

(明) 吴承恩 著

最新经典珍藏



读国学经典，品传世文化

《西游记》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，以白话文为主，间有赞赋诗词，多用夸张、比喻手法，铺陈、排比句式，朗朗上口，平话、弹词、戏曲脚本痕迹很重，仿佛说书人或者戏台就在你面前，极具感染力。

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

《西游记》的文体实际上是一种佛经体，其构思、体裁、情节、表现方法均来自佛经故事，佛经故事大量使用幻想、夸张的构思方式。

《西游记》它以丰富奇特的艺术想象、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，



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，幽默诙谐的语言，构筑了一座独具特色的艺术宫殿。《西游记》系统地反映了中国释、道、儒三教合流的思想体系，



并与佛教的西天揉合到一起，同时执行「世上没有不忠不孝的神仙」的儒家思想。



西游记

(下)

最新经典珍藏

(明) 吴承恩 著



读国学经典，品传世文化

《西游记》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编撰而成，以白话文为主，间有骈赋诗同，多用夸张、比喻手法，铺陈、排比句式，朗朗上口，平话、弹词、戏曲脚本痕迹很重，仿佛说书人或者戏台就在你面前，极具感染力。



陕西出版集团
三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游记 / (明) 吴承恩著. —3 版. —西安: 三秦出版社,
2012. 6

(中华传统文化精粹)

ISBN 978-7-80736-208-1-02

I. ①西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章回小说-中国-明代
IV. ①I242. 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8842 号

西游记

(明) 吴承恩 著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三秦出版社
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社 址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
电 话 (029)87205121
邮政编码 710003
印 刷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1/10
印 张 80
字 数 920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6 月第 3 版
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印 数 5000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36-208-1-02
定 价 57.60 元

网 址 <http://www.sqcbs.com>



第五十回 情乱性从因爱欲 神昏心动遇魔头

悟一子曰：《西游》一书，讲金丹大道，止讲得“性命”二字，实止是先天真乙之气。修性命者，修此一气，性命双全，而还归于一。反反覆覆，千变万化，不离其元。

诸篇立说，或先明了性，而后可了命；或先明了命，而后可了性。或明了性即是了命，或明了命即是了性。或崇明性，而命无二理；或崇明命，而性有同原。或明了性不了命之偏，或明了命不了性之昧。或明了命之先了性，了命之后后了性。或明性之不了，而落于虚伪，或明命之不了，而入于妖邪。或明傍门不能了命，而反失其性；或明枯寂不能了性，而无由了命。或明性为物欲所诱而不能了，或明命为幻妄所误而不能了。或未能尽知其性之初而不能了，或未能尽知其命之妙而不能了。或正言，或反说，或寓意，或设象。或戏谑闲情，发本然之理；或冷语微词，示下手之功。或隐指其要诀，或显露其真传。横竖侧出，旁通曲喻。千魔万怪，无非止讲得修“性命”二字，止修得先天真乙之气而已。

首七篇，原有伦次。以后，或有伦次，或无论次。颠来倒去，篇篇各有深义。如造化之雕刻万物，并无重复，归总本于一元。《参同契》曰：“孔窍其门。”子舆氏曰：“引而不发。”惟善读者能神观默察，而有以自得之耳。如此篇明遇境而迁，不能安身立命，即《易》所谓“思出其位”，《中庸》所谓“不能素位而愿外”之义，总由操守不固，工夫未到所致。

篇首《南柯子》一词，心地工夫，在绵绵无间，句句彻透。何以劈提“南柯”二字？言世路嶮巇，幻如南柯。若有心贪着，不能随遇而安，出此入彼，便似做南柯梦矣。凡人情境遇最难忍者，莫如饥欲，故易动者，莫如饥寒而思衣食。篇中师徒心和意合，归正求真，所以修性命也。倘遇饥寒，自当固穷，不可妄动。三藏见楼台欲化斋，行者望气色劝勿入，寓有叩侯门而求利达，戒冰山而慎行止之意。

“请下马，平处坐下，切莫动身。与个安身法儿，画一道圈子，叮哼不可走出圈外，只在中间稳坐。”即素位而行，不可愿外。此之谓有坐性，非果画一圈子可当玉帐术也。有坐性无坐性，不在坐而在位。素位而行，便是有坐性，不出圈子。一或愿外，便失坐位，虽终日痴坐，亦是无坐性，出了圈子。处富贵如无有，有坐性也；处贫贱如固有，有坐性也；处患难如无事，有坐性也。随遇顺受，悠然自得，不坐亦坐。苟





胸次扰扰，心为境转，有性无性。出此圈，即入彼圈，所谓入于罟获陷阱之中，而莫之知避也。师徒俱端然坐下，行者不避千里，化斋供师，分内之事，亦是有坐性而不愿乎外。

“直至古树参天，一村庄舍。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，仰面朝天道：‘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’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。”又道：“你走错路了。往西天大路，在那直北下。”又“心中害怕道：‘这和尚是鬼！是鬼！’”又“举藜杖就打，行者道：‘老官儿，凭你怎么打，只要记得杖数明白：一杖一升米，慢慢量来。’老者闻言，把门关了，只嚷‘有鬼！有鬼！’”“行者道：‘道化贤良释化愚。’”“使个隐身法，扭干饭满钵而回”噫！妙哉！仙师寓言隐奥，莫可测识。读者谓不过点缀村落吠犬，野老鄙啬之情景已耳。岂知乃隐讥有位而窃禄苟容者，自谓能识天时而察人事，仗势头而看风色，实为仰愧俯忤之人，乃是天坐性而出圈子者，殆即纲目书莽大夫之流欤！

何以见之？“古树参天”，非身居木天乎？“手拖藜杖”，非太乙杖藜乎？“村舍柴扉”，非传迹于莽乎？“朝天看风，跑出哈巴”，非看风苟容，仰有愧于天乎？“你走错了路，往西天路，在直北下。”不自知面北之非，而告人以向西之错，于心有愧，故曰：“是鬼！是鬼！”心傍着鬼，非俯有愧于人乎？“老者举杖就打。行者道：‘老官，只要记得杖数明白：一杖一升米。’”盖惟仗记录卜升迁，止知窃禄自温饱，于心有愧，故说：“有鬼！有鬼！”回顾衾影，能不自己愧杀乎！

篇中八戒曰：“我不比那村莽之夫”，已下其人注脚。此其人既非贤良，非道可化；此又非愚，非释可化。似此仰愧俯忤之徒，在位而出位，口是心非，言诈行违，分明老贼，诚不如潜形隐面之辈，扭取干饭，事亲供师，反得至恭至敬也。仙师盖有为而言，所以激励臣节，为千古立有位之防，即《孟子》齐人之喻，贤者自贤，愚者自愚，此有良贵者所以不愿人之膏粱之味也。

唐僧惑于呆子坐牢之说，一齐出了圈外，坐于公侯之门，静悄悄全无人迹，非无人也，即昏夜乞人，如在鬼窟里作生涯也。呆子入见，黄绫帐幔，象牙床上，白螻蛄的一堆骸骨，见位至公侯而不修性命，明眼人视之终是一堆白骨。呆子洒泪浩叹，“英雄豪杰今安在”一句，深可猛省。“见帐幔火光一晃”，见石火之易灭。“见桌上锦绣绵衣”，见朱紫之惑人。“不管好歹，拿出背心”，见服官之不择。“四顾无人，谁人知道”，见四知之罔畏。“立站不稳，扑的一跌”，见荣辱之靡常。“把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”，见刑法之易罹。唐僧因饥出圈而惊动魔头，呆子因冷贪着而中其机械，皆因爱欲而情乱性从，不清自来，与魔何尤？此修天爵者所以不愿人之文绣也。行者得饭到圈，不见人马，回看楼台，忽成怪石，黄粱未熟，瞬息变迁，沧海桑田，真堪歌哭！总由不能稳坐共守性命，妄动出圈，贪图温饱所致，岂不错走了路，闯入妖魔口里去耶？

老翁指出“金岫山金岫洞独角兕大王”，兜鍪为首铠，争战之具。兕加独角为亢，王加独角为主，出位兜诟不肯宁静，亢主不臣之象，比之古之驩兜然。故篇首叙师徒





正行处，忽遇大山，点缀出石多岭峻，三藏兜住缰绳字样。早以峻岭衬出崇山，以兜缰映带驺兜。至此处忽作“峴”字，寓放驺兜于崇山之义也。驺兜与共工相助为虐，作乱于圣世，不臣之甚，出位之尤者，仙师特引以为圣僧魔头之喻。老翁现相，称山神土地，收下斋钵，“待救出唐僧，还奉唐僧，以显大圣之至恭至孝”，明山神非越位滥受，见大圣为分内恭敬也。

大圣找寻妖洞索战，魔头闻言欢喜，道：“自离本宫，未试武艺。”收其欢喜，兜沮出位，好动之情，非可以动胜也。行者战不能胜而焦躁，丢起金箍棒，变作千百条，是以动聊动，而益以就其动。动圈套，老魔取出圈子，把金箍棒收做一条套去，全归于动。而动者不可收拾，皆由我一念之动自先主张也。故曰：“道高一尺度高丈，性乱情昏错认家。可恨法身无坐位，当时行动念头差。”

词曰：

心地频频扫，尘情细细除，莫教坑堑陷毗卢。常净常清静，方可论元初。

性烛须挑剔，曹溪任吸呼，勿令猿马气声粗。昼夜绵绵息，方显是功夫。

这一首词，牌名《南柯子》，单道着那唐三藏脱却通天河寒冰之灾，踏白鼋负登彼岸。师徒四众顺着大路，望西而进，正遇严冬之景，但见那林光漠漠烟中淡，山骨棱棱水外清。师徒们正当行处，忽然又遇一座大山，阻住去道。路窄崖高，石多岭峻，人马难行。三藏在马上兜住缰绳，叫声“徒弟”。那孙行者引猪八戒、沙和尚近前侍立道：“师父有何吩咐？”三藏道：“你看前面山高，恐有虎狼作怪，妖兽伤人，今番是必仔细！”行者道：“师父放心莫虑。我等兄弟三人，心和意合，归正求真，使出伤怪降妖之法，怕甚么虎狼妖兽！”三藏闻言，只得放怀前进。到于谷口，促马登崖，抬头仔细观看，好山：

嵯峨矗矗，峦削巍巍。嵯峨矗矗冲霄汉，峦削巍巍碍碧空。怪石乱堆如坐虎，苍松斜挂似飞龙。岭上鸟啼娇韵美，崖前梅放异香浓。涧水潺潺流出冷，巖云黯淡过来凶。又见那飘飘雪，凜凜风，咆哮饿虎出山中。寒鸦拣树无栖处，野鹿寻窝没定踪。可叹行人难进步，皱眉愁脸把头蒙。

师徒四众，冒雪冲寒，战渐渐行过那巅峰峻岭，远望见山凹中有楼台高耸，房舍清幽。唐僧马上欣然道：“徒弟呵，这一日又饥又寒，幸得那山凹里有楼台房舍，断乎是庄户人家、庵观寺院，且去化些斋饭，吃了再走。”行者闻言，急睁睛看，只见那壁厢凶云隐隐，恶气纷纷，回首对唐僧道：“师父，那厢不是好处。”三藏道：“见有楼台亭宇，如何不是好处？”行者笑道：“师父呵，你那里知道？西方路上多有妖怪邪魔，善能点化住宅。不拘甚么楼台房舍、铺阁亭宇，俱能指化了哄人。你知道龙生九种，内有一种名蜃。蜃气放光，就如楼阁浅池。若遇大江昏迷，蜃现此势。倘有鸟鹊飞腾，定来歇翅。那怕你上万论千，尽被他一气吞之。此意害人最重。那壁厢气色凶恶，断不可去。”三藏道：“既不可入，我却着实饥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师父果饥，且请下马，就在这平





处坐下，待我别处化些斋来你吃。”三藏依言下马。八戒采定缰绳，沙僧放下行李，即去解开包裹，取出钵盂，递与行者。

行者接钵盂在手，吩咐沙僧道：“贤弟却不可前进，好生保护师父稳坐于此，待我化斋回来，再往西去。”沙僧领诺。行者又向三藏道：“师父，这去处少吉多凶，切莫要动身别往。老孙化斋去也。”唐僧道：“不必多言，但要你快去快来。我在这里等你。”行者转身欲行，却又回来道：“师父，我知你没甚坐性，我与你个安身法儿。”即取金箍棒幌了一幌，将那平地下周围画了一道圈子，请唐僧坐在中间，着八戒、沙僧侍立左右，把马与行李都放在近身，对唐僧合掌道：“老孙画的这圈，强似那铜墙铁壁。凭他甚么虎豹狼虫、妖魔鬼怪，俱莫敢近。但只不许你们走出圈外，只在中间稳坐，保你无虞。但若出了圈儿，定遭毒手。千万，千万！至祝，至嘱！”三藏依言，师徒俱端然坐下。

行者按起云头，寻庄化斋，一直南行，忽见那古树能天，乃一村庄舍。按下云头，仔细观看，但只见：

雪欺衰柳，冰结方塘。疏疏修竹摇青，郁郁乔松凝翠。几间茅屋半妆银，一座小桥斜砌粉。篱边微吐水仙花，檐下长垂冰冻箸。飒飒寒风送异香，雪漫不见梅开处。

行者随步观着庄景，只听得呀的一声，柴扉响处，走出一个老者，手拖藜杖，头顶羊裘，身穿破衲，足踏蒲鞋，拄着杖，仰身朝天道：“西北风起，明日晴了。”说不了，后边跑出一个哈巴狗儿来，望着行者汪汪的乱吠。老者却才转过头来，看见行者捧着钵盂，打个问讯道：“老施主，我和尚是东土大唐钦差上西天拜佛求经者。适路过宝方，我师父腹中饥馁，特造尊府募化一斋。”老者闻言，点头顿杖道：“长老，你且休化斋，你走错路了。”行者道：“不错。”老者道：“往西天大路，在那直北下。此间到那里千里之遥，还不去找大路而行？”行者笑道：“正是直北下。我师父现在大路上端坐，等我化斋哩。”那老者道：“这和尚胡说了。你师父在大路上等你化斋，似这千里之遥，就会走路，也须得六七日，走回去又要六七日，却不饿坏他也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不瞒老施主说，我才然离了师父，还不尚一盏热茶之时，却就走到此处。如今化了斋，还要赶去作午斋哩。”老者见说，心中害怕道：“这和尚是鬼！是鬼！”急抽身往里就走。行者一把扯住道：“施主那里去？有斋求化些儿。”老者道：“不方便！不方便！别转一家儿罢！”行者道：“你这施主，好不会事！你说我离此有千里之遥，若再转一家，却又不又有千里？真是饿杀我师父也！”那老者道：“实不瞒你说，我家老小六七口，才淘了三升米下锅，还未曾煮熟。你且到别处转转再来。”行者道：“古人云，走三家不如坐一家。我贫僧在此等一等罢。”那老者见缠得紧，恼了，举藜杖就打。行者公然不惧，被他照光头上打了七八下，只当与他拂痒。那老者道：“这是个撞头的和尚！”行者笑道：“老官儿，凭你怎么打，只要记得杖明白。一杖一升米，慢慢量来。”那老者闻言，急丢了藜杖，跑进去把门关了，只嚷：“有鬼！有鬼！”慌得那一家儿战战兢兢，把前后





门俱关上。行者见他关了门，心中暗想：“这老贼才说淘米下锅，不知是虚是实。常言道，道化贤良释化愚。且等老孙进去看看。”好大圣，捻着诀，使个隐身遁法，径走入厨中看处，果然那锅里气腾腾的，煮了半锅干饭。就把钵盂往里一掬，满满的掬了一钵盂，即驾云回转不题。

却说唐僧坐在圈子里，等待多时，不见行者回来，欠身恨望道：“这猴子往那里化斋去了！”八戒在旁笑道：“知他往那里耍子去来，化甚么斋，却教我们在此坐牢！”三藏道：“怎么谓之坐牢？”八戒道：“师父，你原来不知。古人划地为牢，他将棍子划个圈儿，强似铁壁铜墙，假如有虎狼妖兽来时，如何挡得他住？只好白白的送与他吃罢了。”三藏道：“悟能，凭你怎么处治？”八戒道：“此间又不藏风，又不避冷。若依老猪，只该顺着路，往西且行，师兄化了斋，驾了云，必然来快，让他赶来。如有斋，吃了再走。如今坐了这一会，老大脚冷！”三藏闻此言，就是晦气星进了，遂依呆子，一齐出了圈外。八戒牵了马，沙僧挑了担，那长老顺路步行前进。不一时，到了楼阁之所，却原来是坐北向南之家。门外八字粉墙，有一座倒垂莲升斗门楼，都是五色妆的，那门儿半开半掩。八戒就把马拴在门枕石鼓上，沙僧歇了担子。三藏畏风，坐于门槛之上。八戒道：“师父，这所在想是公侯之宅，相辅之家。前门外无人，想必都在里面烘火。你们坐着，让我进去看看。”唐僧道：“仔细些，莫要冲撞了人家。”呆子道：“我晓得。自从归正禅门，这一向也学了礼数，不比那村莽之夫也。”

那呆子把钉钯撒在腰里，整一整青锦直裰，斯斯文文，走入门里。只见是三间大厅，帘栊高控，静悄悄全无人迹，也无桌椅家火。转屏门往里又走，乃是一座穿堂。堂后有一座大楼，楼上窗格半开，隐隐见一顶黄绫帐幔。呆子道：“想是有人怕冷，还睡哩。”他也不分内外，拽步走上楼来。用手掀开看时，把呆子唬了一个趔趄。原来那帐里象牙床上，白蠕蠕的一堆骸骨，骷髅有巴斗大，腿挺骨有四五尺长，呆子定了性，止不住腮边泪落，对骷髅点头叹云：“你不知是：

那代那朝元帅体，何邦何国大将军。

当时豪杰争强胜，今日凄凉露骨觔。

不见妻儿来侍奉，那逢士卒把香焚？

谩观这等真堪叹，可惜兴王霸业人。”

八戒正才感叹。只见那帐幔后有火光一幌。呆子道：“想是有侍奉香火之人在后面哩。”急转步过帐观看，却是穿楼的窗扇透光。那壁厢有一张彩漆的桌子，桌子上乱搭着几件锦绣衣。呆子提起来看时，却是三件纳锦背心儿。他也不管好歹，拿下楼来，出厅房，径到门外道：“师父，这里全没人烟，是一所亡灵之宅。老猪走进里面，直至高楼之上，黄绫帐内有一堆骸骨。串楼停有三件纳锦的背心，被我拿来了，也是我们一程儿造化。此时天气寒冷，正当用处。师父且脱了褊衫，把他且穿在底下，受用受用，免得吃冷。”三藏道：“不可！不可！律云，公取窃取皆为盗。倘或有人知觉，赶上我们，到了当官，断然是一个窃盗之罪。还不送进去与他搭在原处！我们在此避





风坐一坐，等悟空来时走路。出家人不要这等爱小。”八戒道：“四顾无人，虽鸡犬亦不知之，但只我们知道，谁人告我？有何证见？就如拾得的一般，那里论甚么公取窃取也！”三藏道：“你胡做呵！虽是人不知之，天何盖焉！玄帝垂训云：‘暗室亏心，神目如电。’趁早送去还他，莫爱非礼之物。”那呆子莫想肯听，对唐僧笑道：“师父呵，我自为人，也穿了几件背心，不曾见这等纳锦的。你不穿，且等老猪穿一穿，试试新，护护脊背。等师兄来，脱了还他走路。”沙僧道：“既如此说，我也穿一件儿。”两个齐脱了上盖直裰，将背心套上，才紧带子，不知怎么立站不稳，扑的一跌。原来这背心儿赛过绑缚手，霎时间，把他两个背剪手贴心捆了。慌得个三藏跌足报怨，急忙忙前来解，那里便解得开？三个人在那里吆喝之声不绝，却早惊了魔头也。

话说那座楼房果是妖精点化的，终日在此拿人。他在洞里正坐，忽闻得怨恨之声，急出门来看，果见捆住几个人了。妖魔即唤小妖同到那厢，收了楼台房屋之形，把唐僧搀住，牵了白马，挑了行李，将八戒、沙僧一齐捉到洞里。老妖魔登台高坐，众小妖把唐僧推近台边，跪伏于地。妖魔问道：“你是那方和尚？怎么这般胆大，白日里偷盗我的衣服？”三藏滴泪告曰：“贫僧是东土大唐钦差往西天取经的，因腹中饥饿，着大徒弟去化斋未回，不曾依得他的言语，误撞仙庭避风。不期我这两个徒弟爱小，拿出这衣物。贫僧决不敢坏心，当教送还本处。他不听吾言，要穿此护护脊背，不料中了大王机会，把贫僧拿来。万望慈悯，留我残生，求取真经，永注大王恩情，回东土千古传扬也！”那妖魔笑道：“我这里常听得人言，有人吃了唐僧一块肉，发白还黑，齿落更生。幸今日不请自来，还指望饶你哩！你那大徒弟叫做甚么名字？往何方化斋？”八戒闻言，即开口称扬道：“我师兄乃五百年前大闹天宫齐天大圣孙悟空也。”那妖魔听说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老大有些悚惧，口内不言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久闻那厮神通广大，如今不期而会。”教：“小的们，把唐僧捆了，将那两个解下宝贝，换两条绳子，也捆了，且抬在后边，待我拿住他大徒弟，一发刷洗，却好凑灶蒸吃。”众小妖答应一声，把三人一齐捆了，抬在后边。将白马拴在槽头，行李挑在屋里。众妖都磨兵器，准备擒拿行者不题。

却说孙行者自南庄人家摄了一钵盂斋饭，驾云回返旧路，径至山坡平处，按下云头，早已不见唐僧，不知何往。棍划的圈子还在，只是人马都不见了。回看那楼台处所，亦俱无矣，惟见山根怪石。行者心惊道：“不消说了！他们定是遭那毒手也！”急依路看着马蹄，向西而赶。

行有五六里，正在凄惶之际，只闻得北坡外有人言语。看时，乃一个老翁，毡衣盖体，暖帽蒙头，足下踏一双半新半旧的油靴，手持着一根龙头拐棒，后边跟一个年幼的童仆，折一枝腊梅花，自坡前念歌而走。行者放下钵盂，靛面道个问讯，叫：“老公公，贫僧问讯了。”那老翁即便回礼道：“长老那里来的？”行者道：“我们东土来的，往西天拜佛求经，一行师徒四众。我因师父饿了，特去化斋，教他三众坐在那山坡平处相候。及回来不见，不知往那条路上去了。动问公公，可曾看见？”老者闻言，呵呵





冷笑道：“你那三众，可有一个长嘴大耳的么？”行者道：“有！有！有！”“又有一个晦气色脸的，牵着一匹白马，领着一个白脸的胖和尚么？”行者道：“是！是！是！”老翁道：“他们走错了路。你休寻他，各人顾命去也。”行者道：“那白脸者是我师父，那怪样者是我师弟。我与他共发虔心，要往西天取经，如何不寻他去！”老翁道：“我才然从此过时，看见他错走了路径，闯入妖魔口里去了。”行者道：“烦公公指教指教，是个甚么妖魔，居于何方，我好上门取索他等，往西天去也。”老翁道：“这座山叫做金岫山，山前有个金岫洞，那洞中有一个独角兕大王。那大王神通广大，威武高强。那三众那回断没命了。你若去寻，只怕连你也难保，不如不去之为愈也。我也不敢阻你，也不敢留你，只凭你心中度量。”行者再拜称谢道：“多蒙公公指教，我岂有不寻之理！”把这斋饭倒与他，将这空钵盂自家收拾。那老翁放下拐棒，接了钵盂，递与僮仆，现出本象，双双跪下，叩头叫：“大圣，小神不敢隐瞒。我们两个就是此山山神、土地，在此候接大圣。这斋饭连钵盂小神收下，让大圣身轻好施法力。待救唐僧出难，将此斋还奉唐僧，方显得大圣至恭至孝。”行者喝道：“你这毛鬼讨打！既知我到，何不早迎？却又这般藏头露尾，是甚道理？”土地道：“大圣性急，小神不敢造次，恐犯威严，故此隐像告知。”行者息怒道：“你且记打！好生与我收着钵盂，待我拿那妖精去来！”土地、山神遵领。

这大圣却才束一束虎筋绦，拽起虎皮裙，执着金箍棒，径奔山前，找寻妖洞。转过山崖，只见那乱石磷磷，翠崖边有两扇石门，门外有许多小妖，在那里轮枪舞剑。真个是：

烟云凝瑞，苔藓堆青。峻嶒怪石列，崎岖曲道萦。猿啸鸟啼风景丽，鸾飞凤舞若蓬瀛。向阳几树梅初放，弄暖千竿竹自青。陡崖之下，深涧之中。陡崖之下雪堆粉，深涧之中水结冰。两林松柏千年秀，几簇山茶一样红。

这大圣观看不尽，拽开步径至门前，厉声高叫道：“那小妖，你快进去与你洞主说，我本是唐朝圣僧徒弟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快教他送我师父出来，免教你等丧了性命！”那伙小妖急入洞里报道：“大王，前面有一个毛脸尖嘴的和尚，称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来要他师父哩！”那魔王闻得此言，满心欢喜道：“正要他来哩！我自离了本宫，下降尘世，更不曾试试武艺。今日他来，必是个对手。”即命：“小妖们取出兵器。”那洞中大小群魔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即忙抬出一根丈二长的点钢枪，递与老怪。老怪传令，教：“小的们各要整齐，进前者赏，退后者诛！”众妖得令，随着老怪走出门来，叫道：“那个是孙悟空？”行者在旁闪过，见那魔王生得好不凶丑：

独角参差，双眸幌亮。顶上粗皮突，耳根黑肉光。舌长时搅鼻，口阔版牙黄。毛皮青似靛，筋挛硬如钢。比犀难照水，像牯不耕荒。全无喘月犁云用，倒有欺天振地强。两只焦筋蓝靛手，雄威直挺点钢枪。细看这等凶模样，不枉名称兕大王！

孙大圣上前道：“你孙外公在这里也！快早还我师父，两无毁伤！若道半个‘不’字，





我教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那魔喝道：“我把你这个大胆泼猴精！你有些甚么手段，敢出这般大言！”行者道：“你这泼物，是也不曾见我老孙的手段！”那妖魔道：“你师父偷盗我的衣服，实是我拿住了，如今待要蒸吃。你是个甚么好汉，就敢上我的门来取讨！”行者道：“我师父乃忠良正直之僧，岂有偷你甚么衣服之理？”妖魔道：“我在山路边点化一座仙庄，你师父潜入里面，心爱情欲，将我三领纳锦绵装背心儿偷穿在身，见有赃证，故此我才拿他。你今果有手段，即与我比势。假若三合敌得我，饶了你师之命。如敌不过我，教你一路归阴！”行者笑道：“泼物不须讲口！但说比势，正合老孙之意。走上来，吃吾之棒！”那怪物那怕甚么赌斗，挺钢枪劈面迎来。这一场好杀！你看那：

金箍棒举，长杆枪迎。金箍棒举，亮烁烁似电掣金蛇；长杆枪迎，明幌幌如龙离黑海。那门前小妖擂鼓，排开阵势助威风；这壁厢大圣施功，使出纵横逞本事。他那里一杆枪，精神抖擞；我这里一条棒，武艺高强。正是英雄相遇英雄汉，果然对手才逢对手人。那魔王口喷紫气盘烟雾，这大圣眼放光华结绣云。只为大唐僧有难，两家无义苦争抢。

他两个战经三十合，不分胜负。那魔王见孙悟空棒法齐整，一往一来，全无些破绽，喜得他连声喝采道：“好猴儿！好猴儿！真个是那闹天宫的本事！”这大圣也爱他枪法不乱，右遮左挡，甚有解数，也叫道：“好妖精！好妖精！果然是一个偷丹的魔头！”二人又斗了一二十合，那魔王把枪尖点地，喝令小妖齐来。那些泼怪，一个个拿刀弄杖，执剑轮枪，把个孙大圣围在中间。行者公然不惧，只叫：“来得好！来得好！正合吾意！”使一条金箍棒，前迎后架，东挡西除，那伙群妖莫想肯退。行者忍不住焦躁，把金箍棒丢将起去，喝声“变！”即变作千百条铁棒，好便似飞蛇走蟒，盈空里乱落下来。那伙妖精见了，一个个魄散魂飞，抱头缩颈，尽往洞中逃命。老魔王嘻嘻冷笑道：“那猴不要无礼！看手段！”即忙袖中取出一个亮灼灼、白森森的圈子来，望空抛起，叫声“着！”唵喇一下，把金箍棒收做一条，套将去了。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，翻筋斗逃了性命。那妖魔得胜回归洞，行者朦胧失主张。这正是：

道高一尺魔高丈，性乱情昏错认家。

可恨法身无坐位，当时行动念头差。

毕竟不知这番怎么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第五十一回 心猿空用千般计 水火无功难炼魔

悟一子曰：咒者，丑土，在人为意，意放而肆无忌惮，则心随意转，无所主持，失其把柄，是昧却定理，而套去金箍棒矣。“大圣空着手，滴泪叫道：‘岂料如今无主杖。’”言没了主意也。人能主意以格天，天不能强人以主意。若意被物迷而身遭困厄，不知自反，徒度心告天，是犹失意罪臣。没有棒弄，惟事修词饰敬以希君听，虽称“战栗屏营，深躬以闻”，极尽情文，有何裨益？适以成其斯昧而已。

大圣上天启奏一段，刻画人臣诈妄之状，为君者亦何能取臣心，而使之主诚悃乎？玉帝降旨，可韩司同大圣去查。《周本记》以何姓为韩后。韩者，何也，言可作如何而谘询之义。故细查缴旨，而五帝亦不自主，即着孙悟空挑选天将。天师许旌阳亦曰：“但凭高见选用天将”而已。

行者既选李天王父子，又选雷公合力，而玉帝一如其所请，见天带、天师亦不能为之主也。哪吒太子使出法来，变化多端；魔王取出圈子，望空抛去，把六般兵器套去；邓、张二公不敢放雷，天王道：“似此怎生结果？”见天神亦不能为之主。再请彤华宫之火德纵火，把火龙等又套去；再请乌浩宫之水德灌水，水都往外出来；见水火为无情有质之物，亦不能为之丰。再将自己毫毛变做小猴，把小猴又套去，收了本象，见远取无益，渐有近取诸身之义。不知在皮毛间致力，又何足以制其一意之放荡乎？

众神计议道：“魔王好治，只是因子难降。除非得了宝贝，后可擒妖。”盖降魔之计，莫先夺魔之所恃；夺魔之恃，莫先善己之所用。故邓、张二公道：“若要行偷礼，除大圣再无能者。”偷者，潜移默运之谓。为仁由己而不由人，惟能反躬刻责，潜移默运于心中，自可忽得故物，非可因偷桃、偷丹而浅解其为长技。故行者偷入妖洞，而忽见金箍棒，此偶然忽悟，而主杖还归于本人也。然不保其复失者，以偷见为一隙之明，未能洞见全体，而终难脱彼圈套也。

土居中宫，金、木、水、火，环相为用；分寄四隅，金、木、水、火，环相为体。离本官而偏胜，或土积而金埋，金箍棒套矣；或土障而水阻，水势不胜套矣。土之为正，为至神；为邪，亦为至神。此丑土窃弄其圈，而善套诸物也。故脾败则病危，意邪则事乱。善歧黄者，务理其脾；善生理者，先伏其意。意能害心而乱五德，即土能害性而乱五行也。夫欲收伏意土，非思虑、智谋、威力、强制之所能致功，此天神、雷公、火德、水





神之所以无用也。故提纲曰：“心猿空用千般计，水火无功难炼魔。”

话说齐天大圣，空着手败了阵，来坐于金岫山后，扑梭梭两眼滴泪，叫道：“师父呵！指望和你：

佛恩有德有和融，同幼同生意莫穷。

同住同修同解脱，同慈同念显灵功。

同缘同相心真契，同见同知道转通。

岂料如今无主杖，空拳赤脚怎兴隆！”

大圣凄惨多时，心中暗想道：“那妖精认得我。我记得他在阵上夸奖道：‘真个是闹天宫之类！’这等呵，决不是凡间怪物，定然是天上凶星，想因思凡下界。又不知是那里降下来魔头，且须去上界查勘查勘。”行者这才是以心问心，自张自主，急翻身纵起祥云，直至南天门外。忽抬头见广目天王，当面迎着长揖道：“大圣何往？”行者道：“有事要见玉帝。你在此何干？”广目道：“今日轮该巡视南天门。”说未了，又见那马、赵、温、关四大元帅作礼道：“大圣，失迎，请待茶。”行者道：“有事哩。”遂辞了广目并四元帅，径入南天门里，直至凌霄殿外，果又见张道陵、葛仙翁、许旌阳、丘弘济四天师并南斗六司、北斗七元都在殿前，迎着行者，一齐起手道：“大圣如何到此？”又问：“保唐僧之功完否？”行者道：“早哩！早哩！路遥魔广，才有一半之功。见如今阻住在金岫山金岫洞，有一个兕怪，把唐师父拿于洞里，是老孙寻上门与他交战一场，那厮的神通广大，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了，因此难缚魔王。疑是上界那个凶星思凡下界，又不知是那里降来的魔头，老孙因此来寻寻玉帝，问他个钳束不严。”许旌阳笑道：“这猴头还是如此放刁！”行者道：“不是放刁，我老孙一生是这口儿紧些，才寻的着个头儿。”张道陵道：“不消多说，只与他传报便了。”行者道：“多谢！多谢！”

当时四天师传奏凌霄，引见玉陛。行者朝上唱个大喏道：“老官儿，累你！累你！我老孙保护唐僧往西天取经，一路凶多吉少，也不消说。于今来在金岫山金岫洞，有一兕怪，把唐僧拿在洞里，不知是要蒸、要煮、要晒。是老孙寻上他门，与他交战，那怪却说有些认得老孙，真是神通广大，把老孙的金箍棒抢去，因此难缚妖魔。疑是天上凶星思凡下界，为此老孙特来启奏。伏乞天尊垂慈洞鉴，降旨查勘凶星，发兵收剿妖魔，老孙不胜战栗屏营之至！”却又打个深躬道：“以闻。”旁有葛仙翁笑道：“猴子是何前倨后恭？”行者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不是甚前倨后恭，老孙于今是没棒弄了。”

彼时玉皇天尊闻奏，即忙降旨可韩司知道：“既如悟空所奏，可随查诸天星斗、各宿神王，有无思凡下界，随即复奏施行以闻。”可韩丈人真君领旨，当时即同大圣去查。先查了四天门门上神王官吏，次查了三微垣垣中大小群真，又查了雷霆官将陶、张、辛、邓、苟、毕、庞、刘，最后才查三十三天，天天自在。又查二十八宿：东七宿，角、亢、氐、房、心、尾、箕；西七宿，斗、牛、女、虚、危、室、壁；南七宿，北七宿，宿宿安宁。又查了太阳、太阴、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七政，罗睺、计都、炁、孛四余。满天星斗，并无思



凡下界。行者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老孙也不消上那灵霄宝殿。打搅玉皇大帝，深为不便。你自回旨去罢，我只在此等你回话便了。”那可韩丈人真君依命。孙行者等候良久，作诗纪兴曰：

风清云雾乐升平，神静星明显瑞祯。

河汉安宁天地泰，五方八极偃戈旌。

那可韩司丈人真君历历查勘，回奏玉帝道：“满天星宿不少，各方神将皆存，并无思凡下界者。”玉帝闻奏：“着孙悟空挑选几员天将，下界擒魔去也。”四大天师奉旨意，即出灵霄宝殿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呵，玉帝宽恩，言天宫无神思凡，着你挑选几员天将擒魔去哩。”行者低头暗想道：“天上将不如老孙者多，胜似老孙者少。想我闹天宫时，玉帝遣十万天兵，布天罗地网，更不曾有一将敢与我比手。向后来调了小圣二郎，方是我的对手。如今那怪物手段又强似老孙，却怎么得能够取胜？”许旌阳道：“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大不同也。常言道一物降一物哩。你好违了旨意？但凭高见，选用天将，勿得迟疑误事。”行者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深感上恩。果是不好违旨，一则老孙又不空走这遭。烦旌阳转奏玉帝，只教托塔李天王与哪吒太子，他还有几件降妖兵器，且下界去与那怪见一仗，以看如何。果若能擒得他，是老孙之幸；若不能，那时再作区处。”

真个那天师启奏玉帝，玉帝即令李天王父子率领众部天兵与行者助力。那天王即奉旨来会行者。行者又对天师道：“蒙玉帝遣差天王，谢之不尽。还有一事，再烦转达：但得两个雷公使用，等天王战斗之时，教雷公在云端里下个雷掣，照顶门上铤死那妖魔，深为良计也。”天师笑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天师又奏，玉帝传旨，教九天府下点邓化，张蕃二雷公，与天王合力缚妖救难。遂与天王、孙大圣径下南天门外，顷刻而到。行者道：“此山便是金岷山，山中间乃是金岷洞。列位商议，却教那个先去索战？”天王停下云头，扎住天兵在于山南坡下，道：“大圣素知小儿哪吒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善能变化，随身有降妖兵器，须教他先去出阵。”行者道：“既如此，等老孙引太子去来。”

那太子抖擞雄威，与大圣跳在高山，径至洞口，但见那洞门紧闭，崖下无精。行者上前高叫：“泼魔！快开门！还我师父来也！”那洞里把门的小妖看见，急报道：“大王，孙行者领着一个童男，在门前叫战哩！”那魔王道：“这猴子铁棒被我夺了，空手难争，想是请得救兵来也。”叫：“取兵器！”魔王绰枪在手，走到门外观看，那小童男生得相貌清奇，十分精壮。真是：

玉面娇容如满月，朱唇方口露银牙。

眼光掣电睛珠暴，额阔凝霞发髻鬟。

绣带舞风飞彩焰，锦袍映日放金花。

环绦灼灼攀心镜，宝甲辉辉衬战靴。

身小声洪多壮丽，三天护教恶哪吒。





魔王笑道：“你是李天王第三个孩儿，名唤做哪吒太子，却如何到我这门前呼喝？”太子道：“因你这泼魔作乱，困害东土圣僧，奉玉帝金旨，特来拿你！”魔王大怒道：“你想是孙悟空请来的。我就是那圣僧的魔头哩！量你这小儿曹有何武艺。敢出胡言！不要走，吃吾一枪！”这太子使斩妖剑劈手相迎。他两个搭上手，却才赌斗，那大圣急转山坡，叫：“雷公何在？快早去，着妖魔下个雷掇，助太子降伏来也！”邓、张二公即踏云光，正欲下手，只见那太子使出法来，将身一变，变作三头六臂，手持六般兵器，望妖魔砍来。那魔王也变作三头六臂，三柄长枪抵住。这太子又弄出降魔法力，将六般兵器抛将起去。是那六般兵器？却是砍妖剑、斩妖刀、缚妖索、降魔杵、绣球、火轮儿。大叫一声“变！”一变十，十变百，百变千，千变万，都是一般兵器，如骤雨冰雹，纷纷密密，望妖魔打将去。那魔王公然不惧，一只手取出那白森森的圈子来，望空抛起，叫声“着！”唵喇的一下，把六般兵器套将下来，慌得那哪吒太子赤手逃生，魔王得胜而回。

邓、张二雷公在空中暗笑道：“早是我先看头势，不曾放了雷掇。假若被他套将去，却怎么回见天尊？”二公按落云头，与太子来山南坡下，对李天王道：“妖魔果神通广大！”悟空在旁笑道：“那厮神通也只如此，争奈那个圈子利害。不知是甚么宝贝，丢起来善套诸物。”哪吒恨道：“这大圣甚不成人！我等折兵败阵，十分烦恼，都只为你，你反喜笑，何也？”行者道：“你说烦恼，终不然我老孙不烦恼？我如今没计奈何，哭不得，所以只得笑也！”天王道：“似此怎生结果？”行者道：“凭你等再怎计较，只是圈子套不去的，就可拿住他了。”天王道：“套不去者，惟水火最利。常言道，水火无情。”行者闻言道：“说得有理！你且稳坐在此，待老孙再上天走走来。”邓、张二公道：“又去做甚的？”行者道：“老孙这去，不消启奏玉帝，只到南天门里，上彤华宫请荧惑火德星君来此放火，烧那怪物一场，或者连那圈子烧做灰烬，捉住妖魔。一则取兵器还汝等归天，二则可解脱吾师之难。”太子闻言甚喜，道：“不必迟疑，请大圣早来。我等只在此拱候。”

行者纵起祥光，又至南天门外。那广目与四将迎道：“大圣如何又来？”行者道：“李天王着太子出师，只一阵，被那魔王把六件兵器都捞去了。我如今要到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助阵哩。”四将不敢久留，让他进去。至彤华宫，只见火部众神即入报道：“孙悟空欲见主公。”那南方三炁火德星君整衣出门，迎进道：“昨日可韩司查点小宫，更无一人思凡。”行者道：“已知。但李天王与太子败阵，失了兵器，特来请你救援救援。”星君道：“那哪吒乃三坛海会大神，他出身时，曾降九十六洞妖魔，神通广大。若他不能，小神又怎敢望也？”行者道：“因与李天王计议，天地间至利者，惟水火也。那怪物有一个圈子，善能套人的物件，不知是甚么宝贝，故此说火能灭诸物，特请星君领火部到下方纵火烧那妖魔，救我师父一难。”

火德星君闻言，即点本部神兵，同行者到金岷山南坡下，与天王、雷公等相见了。天王道：“孙大圣，你还去叫那厮出来，等我与他交战。待他拿动圈子，我却闪过，教





火德帅众烧他。”行者笑道：“正是，我和你去来。”火德共太子、邓张二公立于高峰之上，与他挑战。这大圣到了金岫洞口，叫声“开门！快早还我师父！”那小妖又急通报：“孙悟空又来了！”那魔帅众出洞，见了行者道：“你这泼猴，又请了甚么兵来耶？”这壁厢转上托塔天王，喝道：“泼魔头！认得我么？”魔王笑道：“李天王，想是要与你令郎报仇，欲讨兵器么？”天王道：“一则报仇要兵器，二来是拿你救唐僧！不要走，吃吾一刀！”那怪物侧身躲过，挺长枪随手相迎。他两个在洞前这场好杀！你看那：

天王刀砍，妖怪枪迎。刀砍霜光喷烈火，枪迎锐气迸愁云。一个是金岫山生成的恶怪，一个是凌霄殿差下的天神。那一个因欺禅性施威武，这一个为救师灾展大轮。天王使法飞沙石，魔怪争强播土尘。播土能教天地暗，飞沙善着海江浑。两家努力争功绩，皆为唐僧拜世尊。

那孙大圣见他两个交战，即转身跳上高峰，对火德星君道：“三炁用心者！”你看那个妖魔与天王正斗到好处，却又取出圈子来。天王看见，即拨祥光败阵而走。这高峰上火德星君忙传号令，教众部火神一齐放火。这一场真个利害，好火：

经云：“南方者，火之精也。”虽星星之火，能烧万顷之田；乃三炁之威，能变百端之火。今有火枪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各部神祇，所用不一。但见那：半空中火鸦飞噪，满山头火马奔腾。双双赤鼠，对对火龙。双双赤鼠喷烈焰，万里通红；对对火龙吐浓烟，千方共黑。火车儿推出，火葫芦撒开。火旗摇动一天霞，火棒搅行盈地燎。说甚么宁戚鞭牛，胜强似周郎赤壁。这个是天火非凡真利害，烘烘焮焮火风红！

那妖魔见火来，全无恐惧，将圈子望空抛起，唵喇一声，把这火龙、火马、火鸦、火鼠、火枪、火刀、火弓、火箭，一圈子又套将下去，转回本洞，得胜收兵。

这火德星君手执着一杆空旗，招回众将，会合天王等，坐于山南坡下，对行者道：“大圣呵，这个凶魔真是罕见！我今折了火具，怎生是好？”行者笑道：“不须报怨。列位且请宽坐坐，待老孙再去去来。”天王道：“你又往那里去？”行者道：“那怪物既不怕火，断然怕水。常言道，水能克火。等老孙去北天门里，请水德星君施布水势，往他洞里一灌，把魔王渰死，取物件还你们。”天王道：“此计虽妙，但恐连你师父都渰杀也。”行者道：“没事。渰死我师，我自有个法儿教他活来。如今稽迟列位，甚是不当。”火德道：“既如此，且请行，请行。”

好大圣，又驾筋斗云，径到北天门外。忽抬头，见多闻天王向前施礼道：“孙大圣何往？”行者道：“有一事要入乌浩宫见水德星君。你在此作甚？”多闻道：“今日轮该巡视。”正说处，又见那庞、刘、苟、毕四大天将，进礼邀茶。行者道：“不劳！不劳！我事急矣！”遂别却诸神，直至乌浩宫，着水部众神即时通报。众神报道：“齐天大圣孙悟空来了。”水德星君闻言，即将查点四海五湖、八河四渎、三江九派并各处龙王俱遣退，整冠束带，接出宫门，迎进宫内道：“日昨可韩司查勘小宫，恐有本部之神思凡作怪，正在此点查江海河渎之神，尚未完也。”行者道：“那魔王不是江河之神，此乃广大





之精。先蒙玉帝差李天王父子并两个雷公下界擒拿，被他弄个圈子，将六件神兵套去。老孙无奈，又上彤华宫请火德星君帅火部众神放火，又将火龙、火马等物，一圈子套去。我想此物既不怕火，必然怕水，特来告请星君，施水势，与我捉那妖精，取兵器归还天将。吾师之难，亦可救也。”

水德闻言，即令黄河水伯神王：“随大圣去助功。”水伯自衣袖中取出一个白玉盂儿道：“我有此物盛水。”行者道：“看这盂儿能盛几何？妖魔如何渰得？”水伯道：“不瞒大圣说，我这一盂，乃是黄河之水。半盂就是半河，一盂就是一河。”行者喜道：“只消半盂足矣。”遂辞别水德，与黄河神急离天阙。那水伯将盂儿望黄河舀了半盂，跟行者至金岷山，向南坡下见了天王、太子、雷公、火德，具言前事。行者道：“不必细讲，且放水伯跟我去。待我叫开他门，不要等他出来，就将水往门里一倒，那怪物一窝子可都渰死，我却去捞师父的尸首，再救活不迟。”那水伯依命，紧随行者，转山坡，径至洞口，叫声“妖怪开门！”那把门的小妖听得是孙大圣的声音，急又去报道：“孙悟空又来矣！”

那魔闻说，带了宝贝，绰枪就走，响一声开了石门，这水伯将白玉盂向里一倾，那妖见是水来，撒了长枪，即忙取出圈子，撑住二门。只见那股水骨都都的只往外泛将出来，慌得孙大圣急纵筋斗，与水伯跳在高峰。那天王同众都驾云停于高峰之前观看，那水波涛泛涨，着实狂澜。好水！真个是：

一勺之多，果然不测。盖唯神功运化，利万物而流涨百川。只听得那潺潺声振谷，又见那滔滔势漫天。雄威响若雷奔走，猛涌波如雪卷颠。千丈波高漫路道，万层涛激泛山岩。泠泠如漱玉，滚滚似鸣弦。触石沧沧喷碎玉，回湍渺渺漩窝圆。低低凹凹随流荡，横涧平沟上下连。

行者见了心慌道：“不好呵！水漫四野，渰了民田，未曾灌在他的洞里，怎奈之何？”唤水伯急忙收水。水伯道：“小神只会放水，却不会收水。常言道，泼水难收。”咦！那座山却也高峻，这场水只奔低流。须臾间，四散而归涧壑。

又只见那洞外跳出几个小妖，在外边吆吆喝喝，伸拳捋袖，弄棒拈枪，依旧喜喜欢欢耍子。天王道：“这水原来不曾灌入洞内，枉费一场之功也！”行者忍不住心中怒发，双手轮拳，闯至妖魔门首，喝道：“那里走！看打！”唬得那几个小妖丢了枪棒，跑入洞里，战兢兢的报道：“大王！打将来了！”魔王挺长枪迎出门前道：“这泼猴老大惫懒！你几番家敌不过我，纵水火亦不能近，怎么又撞将来送命？”行者道：“这儿子反说了哩！不知是我送命，是你送命！走过来，吃老外公一拳！”那妖魔笑道：“这猴儿强勉缠帐！我倒使枪，他却使拳。那般一个筋髑子拳头，只好有个核桃儿大小，怎么称得个锤子起也？罢！罢！罢！我且把枪放下，与你走一路拳看看！”行者笑道：“说得是！走上来！”那妖撩衣进步，丢了个架子，举起两个拳来，真似打油的铁锤模样。这大圣展足那身，摆开解数，在那洞门前，与那魔王递走拳势。这一场好打！咦！